

筆記小說叢書：明 朱國禎著

湧幢小品

新文化書社印行



二 三 年 十 月 出 版

册四裝淨

定價二元四角

著者	朱國禎	校閱者	樊爾勤	出版者	新上海文化書局	發行所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	-----	-----	-----	---------	-----	------------

彭公案	濟公案傳	施公案	三門街	再生緣	薛剛反唐	大紅袍	小紅袍	列國演義	三國演義	水滸	蕩寇志	紅樓夢	紅樓圓夢	英烈傳	乾隆遊江南	說唐金傳	雙美奇緣	平山冷燕	四遊記	五虎平西	五虎平南
洋裝四冊定價三元四角	洋裝四冊定價三元二角	洋裝四冊定價四元四角	洋裝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四角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四冊定價二元二角	洋裝六冊定價二元八角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一角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湧幢小品（卷四）

明 湖上朱國禎輯

御藥醫

御藥烹二服爲一服。候熟分爲二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御。戴元禮。國朝之聖醫也。太祖臨崩。召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卽位。誅諸治疾無狀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太孫道。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遼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爲贊詠以賜。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爲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陽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於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爲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挈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爲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擬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太醫進藥。鼻血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尙書閔莊懿珪。左都御史張簡肅敷華。尙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泣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

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卽是傾王三原大宰。爲丘瓊山所庇者。瓊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篋之書可見。其初遭戍。後以內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先帝。遂爲高中玄藉口。

武皇疾甚。諸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蜂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況治疾之術。調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皇上慎重啓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九廟在天之靈。下可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旬事。時去憂駕尙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卽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於酒色。而帝王爲尤甚。武皇病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跽。景象可知。吳暘谷爲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尙能視朝。大黃却泄後。猶能延見羣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武皇時內臣縱惡極矣。凡事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尙傳聞擬旨。閣臣猶得執正。今一概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御物。僞造御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蓋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於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

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於刑獄。二祖多由錦衣衛發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上。然事干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楊金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旨出宮中。自來無內降極刑之事。况刑人於市。誰人蒞之。卽如郭中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埋外事外。傾刻立決。并具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爲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內大惡不書。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可並論。然武皇未登極。卽已下獄。孝皇未葬。加杖盡法。則罪人既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澱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日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除。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游。厭而去之。遇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游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人心地則可。蘇中翰霖惟有隱病。診之言狀。約於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一日忽卒。人以爲仙去。不死也。

用時文

辛酉予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困。自分必死。命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生。持王宇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遞至。未有戴元禮二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臥。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即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命某久病。家赤貧。不就具醫藥。几上有藥便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於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頁。其蠅驚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爲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本草

唐高宗時。於志甯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尙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舍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卽死枯骨猶能蔭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留。則性滅。天地聖人無如之何。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氈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曰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裹氈故也。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醫家以銀鑽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瘡

瘡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瘡。晉人曰。君子不病瘡。蜀人以疥瘡爲奴婢瘡。

掐瘤

楊佛子類下生瘤。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蓋。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掐佛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

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瘰。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瘰方。明旦視頰下瘰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瘤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

膊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允實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甯。興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於窗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州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奉李獻相訐。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強以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字最佳。亦何用瘥。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爲揚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勘事鹽使者。極口詆其徇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陸參議。卽蜚州尙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狐媚不識。固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曰定國徐永寧。二曰成國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時。年十三。忽遭風疾。久漸沈昏。間出觀戶外。有貴近臣恃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視。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於寢。旌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嘗至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嫫媿。正顏肅容。勿與一嬉笑。遂不敢犯。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傅母守。有娠遷燠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己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並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一一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陞江西參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尙書王翱以聞。上命仍爲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翱摔胸。擯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憫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既至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句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

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輿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胡莊肅公松。潞州人。讀書講學。不見它客。性尤高簡。以大參家居。有臺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飲醉。怒公却掃爲慢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秉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許於朝。公但頷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者醒解。慚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銃。驚而怒。笞銃手。并笞知縣周謐。又用左右譖。連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鞠訊。謐等不服。經以獄不就。恐新芳怒盛。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謐經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誣騰霄主使謐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彝勒兵三千人往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尙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而子孝佩尙質歸皆笞之數十。尙質立斃。騰霄謐經屢訴於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怙勢作威。彝發兵激變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楨。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楊彝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眞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當除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往

吏部尙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聞。詔錦衣撥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選科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尙書桂萼。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謬謬。萼謂銳意不平。誤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廷不用。銳曰。令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乃可責其食。萼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縣翰林耶。銳艱然出。愈益病。明且具疏言萼論及政事。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爲御史。擅朝廷之柄。大不忠。欲奏之。從班大躍出。上怒。下錦衣衛驗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口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不得科道□□□□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閒住。

傅櫟。南安人。正德六年進士。祖凱。父□□□□第。櫟有文學。既登第。授行人。痛繼母□□□□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數□□□□伴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臥地上。□拾餘菜殘果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騷雅。然皆廋隱語。或雜以鄙俚字。往往持貼市門。□知者謂行人犯廢人。行人亦自隱也。既伴狂久。瞰知父讐家。僮中戲而急繩之。取蒲鞭之。僮伴哭。行人取自鞭曰。我乃不覺痛。易以挺。遂搗死。時時袖筆研。走月臺寺。釋乾文言義。題兩廡皆徧。有見者請所不解。則復胡盧去。直指某下車。即往謁。行人不爲禮。直指歸。行人突至儀門。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遂出。行人多從市上。投石齧磔人。遇善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常至山中。有虎來前。行人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即用八轎。馳驟人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爲韓耀。伎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誇入。朝卽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啣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余以書諷止之。

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黽勉了事而歸。陞太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至於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果舉人王樂。得病。因爲祟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談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爲戲。餽之銀錢。得卽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期命起於唐之李師中。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日日去講。又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干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珙。開闢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一漁者。貌甚奇偉。提巨鱗避於道左。無菴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之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主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菴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時。張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爲通政使家富。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知天有所奪。必有所子。不必營營矣。

鶴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託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綫寸餘。既月乃落。

黃焚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鑒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度潔。居宇絕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審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定如山。

官太師

張愷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愷藏謂至禮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冀州。謂太師非佐命不可得。乃結基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愷藏所悞。抑劫運不可逃。愷藏明知而亦竟無如之可也。

高低眼

趙方爲京西制閫。容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鑒。張羅峯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既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誣。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諡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爲御史有風力。屢勅錢甯江彬。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國初果爲刑部侍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爲善之禽獸。轉生爲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以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爲誑。試一

人。存爲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聞之。明年六月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饌錢事發。念其言引罪坐除名。過溍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謂有陰功者不死。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臨卦。投策嘆曰。詎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飲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是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人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人都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驪以行馬。士女填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楣齊。縣尹方亮工辛未進士見而揖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踰於前。不能入艙中也。

賢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治長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應。徵人有方姓者。生時大雷雨。龍挂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既不足恃。

而奇徵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上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當死。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爲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真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遲。後免死謫戍。久之放爲民。是何吉同而凶亦迥合。且又同歲耶。

檄維樟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筏。隄若維。萬山。砥柱江流。則其檄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鐘鼓。謂之固檄嚴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禪德。吳江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爲鍊塔爲樟。垂虹爲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時可褰裳。直至治平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光。名曰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鑿去其頂。曾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狸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瞑不得濟。扣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它日

復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既而戚然告曰。吾二親喪。未卜窆。豈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與汝偕往未晚。因與共舟至甌甯豐樂里。指示溪灣秀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塾。墓曰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文敏歿後。謀剋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鈺。其門人也。謀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廩與之。後有齟齬者請于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黃鐘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阜。如列屏然。共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隆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馬山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樹而蒼蔚焉。以告青鳥李生。生曰。君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甯歲。後瘞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尙不能給。賣